

张之臻止步温网男单第二轮

首次种子之旅可惜但不遗憾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尽管止步温网男单第二轮,但总体来说,张之臻的此次伦敦之行依旧有实打实的收获。一方面,在闯过首轮后,他成为了在四大满贯集齐首胜的中国大陆男网第一人。另一方面,虽然张之臻的首次大满贯种子体验终结在了一位非种子球员手中有些可惜,但德国选手施特鲁夫可向来是他的克星,从这场最新失利中,张之臻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前两次跟他(施特鲁夫)打,我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也没有任何机会。在前两次输给他之后,如果有人(未来)我能赢,我是不相信的。但在这场比赛过后,我再跟他说下次有机会可以赢他,我就觉得有这种可能了。我已经把他逼到了最后几分,(现在)大家就是两三分的差距。”无论从话语、表情还是肢体语言都可以看出,尽管张之臻以7比5、3比6、6比7、6比7不敌施特鲁夫,止步本届温网第二轮,但他心服口服,并没有留下多大遗憾。

施特鲁夫身高1.93米,臂长腿也长,在ACE球、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

率上的数据都优于张之臻,且球风更有进攻性。“发完球之后,他都会更倾向于进攻,而我感觉自己的优势还是在底线会上多一些。他的打法对我来说确实是比较不舒服的。”张之臻赛后复盘道。

从2021赛季开始接触大满贯赛正赛开始,张之臻的大满贯经历已累加到第九次,其中有三回打入男单第三轮。好消息是,尽管此番他在第二轮就止了步,但由于之前其在温网惯例都是“一轮游”,所以积分方面顺利保全。

随着世界排名和知名度的上升,张之臻在赛事举办期间的采访邀约无疑是变多了。这回温网,他就走进了设在现场的电视演播室,向更多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张之臻的父亲张卫华曾是一名国足球员,但张之臻却走了一条网球之路。为什么没有子承父业呢?老外们对此有些好奇。“因为爸爸希望我能拥有跟他不一样职业生涯,足球需要其他10位队友(的配合),只有自己一个人踢得好可不够,那非常有难度。选择了网球的话,你就可以全部靠自己了。”

即将进入奥运节奏
主动又提混双话题

在结束本届温网的男单征程后,张之臻不会马上离场,因为他与捷克搭档马哈奇还报名了男双。假如伦敦的雨水没有再出来搅局的话,他俩该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打完男双首轮。不过对张之臻来说,接下去的重头戏已不是温网了,在即将于7月26日开幕的巴黎奥运会上,他将迎来自己的奥运初体验。

男单名额早已确定,混双席位还需走着瞧,这是张之臻现状的奥运状态。巴黎奥运会的网球项目仍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项。其中,男单和女单席位各有64个,且64个席位中的56个由世界排名决定。对自己是靠杭州亚运会男单冠军直通奥运会这件事,张之臻的内心活动竟还有些不满足呢。“亚运会拿冠军肯定是好事,但我也证明了自己靠排名也是可以排进去的。”

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混双仅设16个签位,且只接受已获得奥运席位的

球员的现场报名。所以,郑钦文/张之臻组合现在参加混双的概率仍是五五之数。“就(把奥运会)当作是正常的红土巡回赛那样去打。对我来说,肯定还是先注重单打吧。就像我之前说的,目标还是没有变,我并不是想去参与一下就溜了,在场地上我会尽可能地把我单打往前推一推,能拉种子下来是最好的。”

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赛场就设在法网大本营罗兰·加洛斯。从历史来看,奥运会的网球比赛难得光顾红土场地,上一回如此情况还要追溯到1992年的巴塞罗那。再具体到张之臻身上,尽管他对硬地、红土、草地三大场地类型都表达过亲近之情,不过在四大满贯的过往表现中,罗兰·加洛斯之于张之臻还真就是福地指数最高的,参加了两届(2023年和2024年),两回都闯入了男单第三轮。他在四大满贯中的男单最好发挥就是第三轮。

跳水



陈芋汐(右)和全红婵

谢思埸(左)和曹缘

“卷王两小只”迎向巴黎

在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会上,素有“梦之队”美誉的中国跳水队将派出一支以老带新的队伍。在已公布的10人名单中,有五位是奥运冠军,曹缘将成为奥运“四朝元老”,而陈芋汐、全红婵、王宗源、谢思埸则将迎来自属于他们的“奥运会20”。

作为巴黎周期内成绩最好、话题度最高的“梦之队”成员,陈芋汐、全红婵两人在近日接受采访中分别讲到了她们的奥运心愿。“上届奥运我可能还比较懵懂一点,这届长大之后,更多会去关注身体或心理上的变化。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时间永远在流逝,只有你去追赶时间,然后去超越自己。”陈芋汐如此分享道。全红婵则是给中国跳水队的全部奥运选手都送了祝福。“我希望我

们去参加比赛的所有人,都能站上最高领奖台,永远都向前走,朝着冠军越来越远。”

“两小只”你追我赶,她们到底谁更强?在巴黎周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充满了悬念。正如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周继红早就评价过的那样:良性竞争,共创巅峰。而就在今年,陈芋汐甚至还面对镜头说过这样的话,“谢谢小红(全红婵)的出现,她不断地激励我,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都跳回390(分的水平)了。”

中国女子跳台选手的运动寿命普遍较短,陈芋汐算是一个例外。她不仅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奥运会,与全红婵组成了最令人放心的碾压阵容,而且竞技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不

降反升。

在去年7月的福冈游泳世锦赛上,陈芋汐和全红婵在女子10米跳台的单人项目上依旧竞争得白热化。当时,陈芋汐的夺冠分数为457.85分,第二名的全红婵也跳出了445.60分。“我记得201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问我世锦赛目标,我说是430(分),结果后来都给自己‘卷’到450(分)了。当时怎么都不太敢想,我竟能跳到那么高的分。也是因为全红婵的出现,不断地督促我去进步。”

“卷”出精彩,“卷”出更高水平。在此也期待此次奥运周期内未逢敌手的“两小只”能在巴黎为国人带来惊喜。



郭晶晶将担任跳水项目裁判

郭晶晶奥运上岗
两老将神奇复出

军。2021年4月,曹缘的肩膀意外脱臼,但在三个多月后的东京,他还是赢得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只是,荣誉背后也埋下了隐患。进入巴黎周期,曹缘肩膀脱臼的情况越来越频发,“一周里就会脱一两次”,这对他的训练和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去年2月,曹缘完成了肩膀的修复手术,开始了漫长的康复。

功能的恢复需要时间,状态的找寻也需要时间,但在因伤错过第一站奥运选拔赛后,留给曹缘准备第二站奥运选拔的时间其实只有七个月。当其他队员在西安备战亚运会时,周继红亲自带着曹缘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恢复,这种孤独奋斗的状态和心境,恐怕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谢思埸的归来同样很不容易。他用了九年的时间,带着脚上的钢钉和严重的腰伤,在东京拼下了两枚沉甸甸的奥运金牌。巅峰过后,谢思埸有了退出的想法。“可能真的没法再持续

这么训练或者比赛了,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接近崩溃。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想让自己停一停。”淡出国家队后,他在挺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远离了跳水。然而,在经历了硕士毕业、与女友完婚等人生大事后,谢思埸发现依然没有什么能替代跳水在他内心深处的位置。

和曹缘一样,谢思埸也是错过了第一站奥运选拔赛,为了赶上奥运末班车,他必须要用八个月的时间去弥补自己缺失了的18个月的系统训练。

在经历了不同的曲折后,两位老将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也是第二站奥运选拔中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回归,并获得了通过世锦赛继续向奥运名额冲刺的机会。

来时路,颇不易,如今随着名额归属终于尘埃落定,属于巴黎奥运会的精彩也正伴随着越来越密的倒计时鼓点,向世人款款走来。